翰林學士承旨朝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柱國臣李燾 經進

宋仁宗一

天聖元年春正月三司使李諮議省冗費置計置司。東東淮南水遣使安撫。三月行崇天曆。夏四月罷諸路貢奇禽異獸。令近臣舉官充臺諫。秋七月罷廣南進異花。八月罷天極殿。九月馮拯罷拯弟京兼戶部使。去位。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欽若時知江陵府。先是太后有復相欽若意。上嘗爲飛白書王欽若字。太后遣中人賫以賜欽若。且口宣召之。閏月冠準卒于雷州。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其一命以賜準。及是遣人取自浴後數日沐浴具朝服東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設卧具就榻而沒。詔許歸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于路。折竹植地樹紙錢焚之。逾年枯竹盡出。筍衆因爲立廟。號竹林冠公。祠明道二年追贈中書令。復蔡國公。賜謚忠愍。冬十一月蔡忠邪。先是江西浴尚鬼。

宣統御覽之寶

再權乎且今未權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權之則鹽貴虜益
益售是爲我歛怨而虜獲福也虜鹽法今非用兵莫能禁也邊
際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卿語幸相立罷之
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户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
也上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
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
稽首流涕○十二月上獵於城南之韓村初於玉津園降輦乘
馬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以旗鼓所由之野經十餘里部隊
相屬上親挾弓矢獲禽獸時旁居民或蓄狐兎鳧鴈之屬亦
驅于場中上知之因謂輔臣曰獵所謂訓武事非專爲獲也悉
諭縱之駕至辣店上御帳殿召父老問以種植所宜慰勞久之
遂詔赦所過民田租稅還次近郊命衛士更奏技于前皆兩兩
相當掉鞅挾槊以相決勝時交趾李德政獻馴象上特召見使
觀焉○冊美人張氏爲貴妃
慶曆七年春元旦杜衍上表乞致仕宰相賈昌朝不喜衍遂
徙其請○二月旱○夏四月以韓琦知鄆州兼京西路安撫使以富弼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
河朔大水民流京東轉運部豐稔者三州勸民以粟得十五萬
斛益以官廩隨所在斟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
便新水官吏自前資待闕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
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自取
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下日得以次受賞于
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撫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
民死之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
各以次遂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
上聞之遣使者相視慰勞即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
辭大受前比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煑粥食之饑民聚爲疾疫
及相枕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
之自弼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
千萬人矣

饑饉之變不足憂守令非其人爲可慮蓋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此不能免所恃以爲無恐者守令之得其人爾守令得其人則措畫有方賑濟有術凡所以矜憐撫掩者無所不至雖逢水旱民必無困餓之患矣漢武帝元鼎中詔以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懼其飢寒之不救遣博士諭告所抵無令重困成帝鴻嘉中詔關中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將所以助朕之憂乎遂遣博士巡行郡國二君之意其愛民非不切而當時守令竟未聞有持節擅發倉廩如汲黯之於河南悉棄倉廩與民如字皐之於永嘉者必待遣使然後民無失職則爲守令者豈不負明天子所付托之意邪觀富鄭公青州賑濟之策宜可謂後世守令治民者之法以杜杞爲河北運使知慶州杞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唯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分恩命天子爲悉錄將士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後數犯約擾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杞始至有間諜者率千餘人內附杞遣還孟香散走匿夏人遣誓自舉兵不可與臣曰移檄夏人不肯償所掠杞亦不肯還孟香後亦不敢動治邊一歲有威愛 六月置北京留臺 冬十月孟許二州地震 十一月戊戌郊 貝州王則反則隸宣毅軍以妖術惑衆據貝州因知州張得一通判董元亨死之僧紹宗平王國曰安民改年號曰德勝妖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治世旗幟號令皆以佛爲稱 十二月北京留守賈昌朝以貝州反書聞上欲遣張方平討王則方平舉胡鎬自代即以胡鎬爲河北體量安撫使

慶曆八年春正月文彥博宣撫河東時王則未平上以爲憂文彥博請行遂以命之初以明鎬宣撫夏竦惡鎬從中沮之惟恐其成功至是彥博請以便宜從事許之彥博選壯士穴地道入城攻之執則送京師磔于市則叛凡六十五日敗後改貝州爲恩州貝州平始析大名河北負郭高陽四路各置帥更命儒臣以鎮邊 韓魏公琦自鄆州徙鎮貝大興方略事無不相

觀雪題養真亭詩曰所期請東應不是愛精神郡圃號衆春會歲飢沙春未嘗一遊陳薦舍人時在幕府以詩請之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鷗鷺望旌旗魏公答之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鶯花任送春在鎮五年政聲流聞天下遂屬以爲相琦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尤著鎮北門日惠陽惠諸曹於後圃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更看黃花晚節香又嘗詠雪云危石蓋深蓋虎陷老枝擎動王龍寒當時謂魏公雖在外未嘗一日不自任天下之重◐三月詔羣臣言時政◐翰林學士曾公亮薦趙抃可充臺官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曰鐵面御史其言嘗謂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拚而絕之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葬姑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抃論其當罷以全國體王供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抃因論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論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時議浩然歸重◐宗政殿宿衛備士有夜踰軍垣爲變上語二府以張貴妃有寵踰之功樞密使夏竦昌言宜議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陳執中不知所爲張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嫽好以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譏議必大集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竦然敬從其言◐胡宿除起居注兼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用事久勢傾中外未幾復召故職宿封還詞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夏竦武勝軍節度使兼平章事程琳薦尚書屯田員外郎張頤秘書丞太子中舍李仲昌節度掌書記李師錫等可試館職上曰館職當用文學之士名實相稱者居之近時所舉多浮薄之人朕甚不取於是頤等送審官院記姓名而已◐五月夏竦罷言者既數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雷震者五張方平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上令草制出之◐以宋庠爲樞密使兼參知政事◐六月章得象薨上臨其喪◐上開天章閣召

輔臣親策以時事其終則曰預備不虞思濟此務罔知所從悉爲朕條畫之參知政事宋庠曰漢時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人臣等備位大臣待遇如賤士非所以重朝廷請歸中書合議以奏上從之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張士遜薨上臨其喪◐二月彗出虛◐北虜聚兵近塞上御便殿詔近臣以備邊之策◐三月三司使葉清臣罷◐四月上試進士四百九十八人擢馮京爲第一◐潤州河決魚池婦且決知潤州陳希亮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處民漸立更諫希亮堅卧不動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白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爲憂問執政未及對上曰吾得其人矣乃以希亮爲州不踰月悉擒其黨入判三司戶部勾院榮州養蠶凡九十八井歲久濬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希亮爲言還其籍歲蠶三十餘萬三司簿書不治其留滯者自天禧以來朱朱帳六百有餘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三希亮日夜讎校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一◐八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人殿中丞吳奎◐陳執中罷先是御史趙抃言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而河決民流災異數見執中乃以足疾辭去執中在相位雖無所建立然每事皆依公議尤愛惜名器以上僥倖中書嘗有佳闕其女壻求之執中止之曰此非房奩中物安可固求時議偉之◐以宋庠同平章政事庠天資忠厚嘗曰逆詐特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爲抃◐冬十月決諸路兵

皇祐二年夏六月定學生員◐以陳希亮接伴契丹使者既還且請補外出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文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自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不許賊見希亮輕出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令一老兵押之曰以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宜無罪然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以詢其流其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還京東轉運使濰州蔡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及女幾死吏不敢聞博平縣河北希

亮移擁嘉惠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死者數人山東羣盜爲之屏息徐人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希亮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冬十一月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秀州地震

宋庠罷相

皇祐三年春正月淮南分東西路◐三月宋庠罷相言者論其不戢子弟在政府無所建明遂罷◐王堯臣爲樞密副使堯臣持守正法以身任天下之事凡宗室官官醫工及嬖倖近習莫不關樞密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抑抑之其大者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擿爲飛書欲毀去之堯臣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以堯臣爲忠下令購爲書者甚急堯臣益感勵在位六年庶職修舉◐四月以魯公元

希亮知鳳翔

爲翰林學士◐陳希亮移知鳳翔府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爲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希亮聞之繫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勇人初不敢暴橫皆釋其罪敢之吾境以法繩者撻則屬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諭者曰入吾境有私屬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聞使者亦素聞希亮威名至則

王堯臣特

羅拜庭下命坐兩廊飲食之讓出諸境無一人譁者◐以尚書左丞王舉正行御史中丞時張堯佐恃貴妃勢氣焰赫然上將大用之舉正留百官班庭辨堯佐姦媚上問留班有故事否舉正言唐明皇任楊國忠時臺諫有出故事上默然堯佐卒不得大用者舉正有功也始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會其姪女有寵於上冊爲脩援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引天寶楊國忠事爲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數上既而王舉正留百官班庭辨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一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與欲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介獨爭之不能奪上諭之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文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

官觀望挾姦言涉官掖上大怒輒召二府以疏示之介猶爭不已樞密副使梁適斥介下獄介猶爭愈切上聲色俱厲衆恐禍出不測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言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伏望全貸遂貶介春州別駕翌日王舉政救鮮之改英州別駕介既南遷朝中士大夫以詩衆者甚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頗爲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萬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介至神宗朝果大用官至執政時人以爲詩讖之驗

鮮者云並遊英俊顏何厚謂吳奎背約不前未死姦諛骨已寒謂文彥博張堯佐也介之南行挈家渡淮至中流大風波濤泛濫舟人恐不免餌魚鼈介兀坐舟中吟詩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夕濟南岸衆乃欣然公憩旅亭復繼其韻云舟楫顛危甚魚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古酒慰歌謠蓋情動於中其辭無謟回以感神明而免禍焉

○秋七月定太學生員舊制二百人如不能充數以百人爲限○復用孔氏知仙源縣○更樂名曰大安○八月京東淮浙等七路飢○九月賜侍講筵官坐○冬十月除解鹽禁○文彥博罷相先是介深詆之乃有是命○以龍籍爲平章事○吳奎罷知諫院包拯言唐介請鍾臣并以中奎之目留奎以供言職上曰介言奎拯皆陰佐文彥博今觀此奏非誣也○十一月召太子中書致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鍾磬制置并是祭明堂上親閱大樂而言者以爲彈大特磬大小與古制未合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

（仁宗）皇祐四年春二月包拯罷○蔡襄除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制流內銓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宰相梁適罷臺職除它官襄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皆封還之由是上益知其賢待之愈厚是時邵必爲開封府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充韓真卿發禮院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劾梁

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御史趙抃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師復皆許補故闕◐自陝西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張方平自爲諫官御史三司使皆爲上精言之一日上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方平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方平既草制書又條對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上驚異之又以手詔獨策方平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畧以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人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隳弛務爲姑息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皆壞漸失祖宗之舊任將養兵亦非舊律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方平既明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盈虛所以然之狀及當所以救治施行之略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上下離合之間比年以來朝廷多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權危其上自將

張方平 王安石 呂惠卿 司馬光 王安禮 張商英 高遵裕 呂嘉問 蔡確 王巖叟 呂大防 劉摯 蘇軾 蘇轍 呂公著 呂大臨 呂公著 呂大防 呂大臨 呂公著 呂大防 呂大臨 呂公著 呂大防

決戰欲先困我不若閉門拒守俟賊大至然後一戰以決勝負
古亦有以寡擊衆謝安破符堅是也汝守南門吾守北門遂戎
服登城自引弓射死賊五人明日賊大至師旦與監押出戰兵
敗師旦尚力戰手殺數十人度勢不可乃還坐黃堂賊至令之
拜師旦叱之曰恨力弱不能斬此賊以謝國家豈太守而助賊
耶遂害之妻擁樹逃去幼子在襁中棄之草間三日回視之尚
不死詔贈光祿少卿以子覲爲右侍禁次子覲爲將作監主簿
弟師涉爲大理評事是時太子中書曹覲守封州儂賊迫封境
僚屬勸之去覲曰吾父爲忠臣天下皆知吾豈敢偷生使天下
指覲曰曹諫議有不肖子邪乃取州印自佩與其妻子決曰可
遊民間自全我爲天子守土人臣不可苟生遂與監押陳曄率
兵百餘以禦賊皆不戰而潰覲遂爲賊所執賊知其名臣子強
令拜覲慢罵不顧賊不敢殺不食三日賊復曰我王番禺汝堪
丞相覲叱之曰狗彘死在旦夕尚敢狂悖語耶遂害之流屍于
河聞者皆哭封民爲立祠詔贈太常少卿妻劉氏及幼子聞覲
死亦死餘四子皆隱以官

皇祐初南方有異氣如破船如敗山又中夜有白氣亘天其
首若鋒刃如血汙色占者以南將有變當時進策者乞益兵
南方選用將帥以防他變然太平日久既玫不以爲意故賊
之起如蹈無人之境若師旦之死非忠義不足出力不能救
爾昔李希烈叛欲臣顏魯公公曰汝不聞顏杲卿乎乃吾兄
也罵安祿山而死吾豈辱吾兄觀覲臨死尚慮玷其父可謂
忠孝兩全矣觀之心豈在魯公下耶

六月以狄青爲宣徽南院使充荆湖南北宣撫使提舉廣南盜
賊事

皇祐五年春正月詔止交趾援兵討智高丁度薨上臨
其喪廣西鈐轄陳曙擊智高于金城驛曙素無威令賊至士
卒猶聚博營中倉卒而敗狄青會孫沔余靖兩將之兵于賓州
先是陳曉敗於崑崙關青推其首逃者自殿直袁高而下凡三
十人并曉皆戮之軍中股慄遂下令更十日進軍諜者既去詣

旦遂行至邕州歸仁鎮遇賊逆戰軍少却左第一將孫節死之青親執旗鼓壁左右黃落賊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獲賊謀主黃師宓儂達忠等五十七人牛羊器具數萬得所虜男女三千餘人招復丁壯七千三百以所得賊財四十餘萬均給戰士仍築宮觀以志功二月頒師還拜樞密使初儂智高逋陷九郡江湖之南人心惶惑青抗章請行自言臣結髮起行伍顧無以報國今遠突跳梁不足爲陛下憂願銳兵數千當竄殲之頸致之闕下上壯其言智高既敗入邕州夜縱火城中而遁先有童謠云邕破儂出及青破城而智高已穴地道遁矣初有衣金龍之文又金歸神龍於千橋仆死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矣有欲亟爲青作奏者青曰安知其非詐也寧失智高敢誣朝廷以貪功耶後智高爲大理所殺函首至京師人始服其先見青既還上悉官其子弟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之論子非有勳勞何敢拜召命在樞密四年自以道時幸會夙夜一心竭以盛滿爲戒青事親至孝方秉樞於朝乎充國太夫人侯氏膝下天子珍賜其家使者相繼殊榮養征南之日戚內外不以聞懼遺其親憂始至爲賊毒所上流飲者多死忽一日泉湧于郊汲之甘洌議者以爲孝誠所感云青在樞府日有狀深公之後持梁國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雪贈其人而遣之

魏之郊也祀堯舜之郊也祀堯皆謂其遠祖欲以誇耀天下而不免爲有識者嘲誚甚者郭崇韜既貴而拜子儀之墓何無恥之甚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其斯之謂歟觀青不肯自附於梁公之後其優素而不迫非武夫庸人之所能爲近乎古所謂知道者仁宗待之厚豈爲過哉

三月上試進士鄭獬等五百二十人擢獬爲第一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曰文正司馬光曰謚之美者莫如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時劉敞判尚書考功亦謚人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守其職有陛下侵官越

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改其謚曰文莊◐閏七月言者論罷籍
憲庇親戚受宦官賂罷相知鄆州◐除執中梁適爲平章事◐
八月制科應詔士八人宰相不習意審論考官只放一人過關
賢良趙彥中遷及對策又黜之◐以唐介爲御史中丞◐冬十
月丙申朔日有食之解唐介言罷◐旱蝗◐十一月己巳郊
◐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師大疫上出犀二株付太醫局和藥
分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舉請留以爲御所服帶上
曰朕以爲帶執者以療民疾乎立命碎之◐以劉敞爲右正言
知制誥官者石全彬以樂遷宮苑使兼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
愠言居三月正除觀察使敞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貴
妃張氏薨◐三月王貽永罷宋朝外姻未有輔政者求在樞府
十五年性清謹遠權利歸第則杜門謝客遂無過失◐以王德
用爲樞密使◐秦州叛羌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賊而副總
管劉渙不受命昇罷之拜張方平爲侍讀學士知秦州方平力
辭不受曰渙與昇皆被令而罷昇以故
得不能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
至以方以爲受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
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轉運守妄人也聞之大驚擾爭遷
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歲數帛市金寶埋之地中朝廷
聞之大驚移兵邊部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
凡計以便宜從事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
皆雜戶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哉此必妄也當以
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伏輒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敵來吾自
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及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
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
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先是青獲智高母子不殺欲
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
蜀人至今德之◐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梁適罷
相◐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九月以呂臻王洙爲翰林學士
◐至和二年正月晏殊薨謚曰文獻殊雖早貴而奉養清儉

善於知人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乃其壻也

◐以劉敞奉使契丹敞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言北國回曲千餘里至柳河敞曰自古松亭甚直而近不數日而至中京今不道彼而由此蓋虜人嘗改迂其路欲以國險誇使者且謂莫習山川不虞敵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爲問敵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虜人益歎服敵爲揚鄂來與三州皆有善政嘗直崇微閣一日遣封皇子公主九人敵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麗各得其體其在朝廷議事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之類士大夫多稱之◐六月陳執中罷◐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上使小黃門密覘知之翌日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若或得於夢卜今朕用此二人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稱賀◐七月吳育罷◐樞密直學士蔡襄知泉州襄爲政之相明而於關人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禮陳士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襄爲親至於學舍執經講學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其有德行著稱鄉里者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至有親亡祕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取發有力者乘其急而賤買其田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襄曰弊孰有大於此乎即下令禁止◐十一月醴泉觀成◐是歲契丹主宗真死子洪基立來告哀◐交趾李德政進死

(丙申)至和三年(九月改爲嘉祐元年)春正月大赦上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大雨雪壓折樂架上既禱而霽是日感風眩不豫◐契丹使者入辭上疾作文彥博以上旨諭使者就驛宴仍授國書◐弼與彥博同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儀禱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三司使張方平建言今之京師古之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勢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爾兵恃食食恃運河控引江淮利益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其後涉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爲

功河日湮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書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其奏於上前晝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上嘆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請宰相居第百官不得聞見諫官范鎮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臧宗子及閒歲取士皆鎮發之又乞令宗室疎屬者補外官上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親族爾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悉如鎮之言◐時呂溱守徐蔡襄守泉吳珪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襄徙荊南御史趙抃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臣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專權要之衆爾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上曉年方孩而太子未定及上康復抃請擇宗室賢子早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陸歲爲杭市舶計爲移文却之民讀有茶稅而無茶地抃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五月京師諸路大水◐秋七月引對羣臣自上不豫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對羣臣◐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李照言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狄青罷◐以韓琦爲樞密使◐九月辛卯改元嘉祐時上疾已平矣◐冬十月解范鎮言職◐十二月劉沆罷相◐以包拯知開封府◐胡瑗管勾太學

【四】嘉祐二年春正月杜衍薨謚曰正獻被命日自作遺疏謂無以小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及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上試進士章衡等三百八十人擢衡爲第一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一人明州觀察推官蔡襄◐移趙抃充益州路轉運使西蜀地遠吏途爲不法窮城小邑民或生不識使者抃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蠹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煉出入禁中抃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恩靜能李訓鄭註多依官法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其漸不可啓

嘉祐三年春正月開永通河◐以淮南江浙荆湖州置發運使許元爲侍御史元初爲發運判官久之爲副使既久爲正使上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八十一州其貨財調用皆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以久任之今許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奬勵以盡其材乃特賜元進士出身除侍御史

漢之倉氏庾氏爲吏若至長子孫唐用劉晏領鹽鐵諸使歷二十載仁宗久任許元實與漢唐同符而賜第同職所以奬勵又過前代蓋中外百官涖一職掌一事旬月之間或遷或徙猶云可也惟財計之臣非久其官則不知源流本末若使坐不暖席雖有研桑心計亦無所施其巧嘉祐聖政其可爲後世法

二月以吳及爲正言◐三月光祿卿知制誥先是嘉祐初上得疾鎮上疏曰太祖拾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眞宗取宗室子養宮中此天下之意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擇宗室賢者養宮中眞宗讀物而感之政事以繫天下之心章累上不報因陛門請罪會有日蝕眞言爲慈兵鎮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執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專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切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爾中變之禍不過於此而國本未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則其爲禍豈特一死而已哉願以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聞者爲之股慄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鎮曰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既入爲之甚難鎮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是上面陳者三鎮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凡十九上待罪百日鬚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流內銓修起居注知制誥鎮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高每因事及之◐司馬光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

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
賢者使攝備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
尹亦足以繫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光又與
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五
月增國子監生員◐以工部尚書張方平知秦州時亮祚方
僭闚士馬築保寧築城西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方平即
料將士聲言出塞實發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方平無賊
而輕舉宰相曾公亮倡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張公
豈輕也哉賊不至以有備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
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矣議者乃止◐六月文彥博罷◐以
韓琦爲平章事◐包拯爲御史中丞◐陳升中除樞密副使諫
官趙抃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
十餘上不省即丞奏待罪詔疆起之乃稱外又論樞密使宋庠
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二人皆相次去位抃與言者俱罷◐秋
七月命范祥制置解鹽◐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嘉祐四年春正月日有食之用牲祭社◐二月殆禁禁
交趾寇邊◐三月以包拯爲三司使◐宋祁出知鄭州◐夏四
月錄周後以柴氏子孫崇義公令奉周祀◐復銀臺司封駁制
◐六月臺臣請加尊號上以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不受◐詔
諸州閒糴者以運制論◐秋七月出宮人◐冬十月八裕於太
廟◐升益州爲成都府并州爲太原府皆爲節度◐十一月法
南王允讓薨

嘉祐五年春正月大星隕東南如雷◐趙抃以言事切直
出知虔州虔地遠而民好訟人謂抃不樂抃欣然過家而去既
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
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問令皆喜爭盡力處事爲少
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疏鑿贛石民賴其利受當二廣之衝歸者
常自我易舟而北抃治事之餘取公財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
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皆移文以宣當具舟載之
不著既悉授以舟復量給人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抃治

部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五月京師地震◐龐籍致仕◐崔
寬恤民力司◐召蔡襄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號
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者有不由以遷則由以敗遷者不十
一而敗者十常三四襄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不勞而
無餘事尤喜破姦發伏吏不能欺至商賈財利則較天下盈虛
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足而上給下繁者司因循蠹弊剗磨
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有法於朋友重行義聞其喪
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其爲文章清遒粹美尤工於
筆法頗惜不妄爲人書故其跡章斷業人悉珍藏而上尤稱愛
之御製王舅龐西王碑文詔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
碑文又勅令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六月交趾寇邊
都巡檢宋士毅死之◐八月縣洵試校書郎◐置陝西估馬司
◐十二月以呂公弼知成都府◐是歲以內外官冗始令臺諫
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者增爲兩郊兩制而上一歲而
任一人者增爲三歲

嘉祐六年春二月上試進士王俊民等一百八十人擢俊
民第一◐富弼以母喪去位韓琦爲龍春宴◐胡宿爲樞密副使
上疏言契丹與中國通好幾二十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
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漸弛牧馬蕃盛名於籍又謂滄州宜
分爲一路以禦寇上皆從其言在位六年邊備修舉虜不敢犯
塞◐四月以包拯爲樞密副使◐六月朔日有食之◐故事執
政遇喪皆起復上待弼而用政使起之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
用於平世卒不從命◐以王安石知制誥◐司馬光遷起居舍
人知諫院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邵雍歡宴
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
無益於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諸路大水◐八月舉
制科三人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科著作郎王介先是蘇轍舉直言策入第三等
而考官以爲不可收司馬光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
愛民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黜上不許曰求直

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閏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
冬十月皇姪宗實詔起復判宗正寺時方服濮王喪固辭不就
先是韓琦始爲樞密使乞內建書院擇宗室賢才者升於內學
聽斷之暇特賜臨幸以觀講讀蓋欲先此以感動上心不爲首
相面謝日琦即具手詔曰切見近歲以來忠孝之臣皆以陛下
臨御四海已二十餘年而皇嗣未立天下無所繫心不避重誅
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之中擇可教者權立爲嗣陛下慈仁恭儉
德冠古今天祥至明非聖子以爲嗣社無窮之慶至擇
宗室中權爲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官邸誠善議也臣愚切
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乎然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近
之人亦不可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
樞密院奉行之以慰中外之望若謂賢才難審選擇當慎則臣
急乞求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爲學者升於內學
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休暇之日親幸學舍其道德進退應對
長短不數月間必盡知其能否然後從聖意取其可屬者權而命
之則無重於此者故惟聖度實詢則天下幸甚自此
陳請不一終未聞有旨可之請或怒形于色或悽愴不樂中外
臣僚漸多以爲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琦意欲臺諫進言以
爲助知司馬光在兩州日嘗上疏乞立皇嗣事乃令光知諫院
光就職果面陳之琦喜曰藉此可以復中前說矣明日因進呈
光疏力請之又自懷乳光傳於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
曰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子成帝
猶能爲之以陛下之聖何憚而不爲宗室中誰
可琦曰臣等與宗室素不相接此事豈臣下敢議願出自聖斷
上曰昔嘗有宗室二人養於宮中大者俊小者純而惠琦即贊
曰既屬以此不患者固不足論上曰如此則惟宗實可琦曰陛
下既已知則定矣琦曰議事當有漸明日且除判宗正寺●兗
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司馬光上疏言太宗時姊坦爲兗
王嗣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祈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
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跳踉戲耳太宗曰王年少不

知爲此決輕敎之樣乳母數十召坦慰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貞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請奉車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敎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懿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璋母楊氏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光言陛下逆念事懿太后故遣璋尚公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兩露之感惟恫之心乎璋既貴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也

光言事

嘉祐七年春正月詔南郊奉太祖定配○二月更江西運法○諸路大水○夏五月以司馬光判御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仍知諫院上謂言經畧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京與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倖自恃怠慢轉運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貪吏讒諛而逐去御史中丞董官恃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蔡澤加於舊軍人爲三司而法官

光言事

光言董氏狀本微賤事之後乃拜充媛石者婦人無識近制惟皇后有之國漢本以貴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尊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光言別議明微不當與合同表奏引却慎夫人坐正爲此爾天聖親郊太后只贈二而況妃乎○上性寬容務爲仁厚末年百官多不舉職諫官孫沫等上言切見比年以來國威不立權綱廢弛內外官吏因循苟且習以成風太祖時王全斌等平蜀多取金錢而[illegible]其部鎮十年不問趙班辭環衛斥歸私第使閤門待罪王樂熙錢殺奴婢盡削其爵石普擅入奏事眞宗械以赴御史府今臣下驕蹇恩賞用而威福奪陛下其亦能之乎太原之役刑罰儒戰死太祖責其部將不效命斬石進等二十九人雄武軍白晝掠人於都市斬及百人川班訴給賜盡斬百餘人衛士上忿變中人夜開閤閤門捕之斬十九人今軍政日弛衛卒日驕陛下其亦能之乎太祖時吏受賕者

孫沫言國不立

皆棄市內酒庫火其監掌之官坐免職而死今歲更皆獲復用而百司不任職陛下其亦能之乎故臣願陛下操主威以馭臣下執剛斷以決萬事初上每事委任臺諫或諫之曰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上曰如何是纔權柄或人曰凡事從中出則威福歸陛下矣上曰此固是矣然措置天下事正欲自朕出蓋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人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有一不便則當隨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爲易矣上之識慮深遠如此◐七月河決北京◐八月己卯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稱疾不入司馬光上疏言凡人爭繼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聰明賢之富已三百餘日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安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降責宜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上與輔臣謀之韓琦曰今既爲陛下子何所辭哉願令本宮族屬敦勸及遣人論旨使之不敢違十四賜皇子襲衣金帶詔同判大宗正寺從古號國公宗諤敦勸宗諤仍敦勸王宮大將軍以上同入皇子若稱疾即乘肩輿至已亥從古言皇子猶固辭疾使者往返數四是夕留禁門至四鼓皇子終不至皇子初辭宗正與記室周孟陽謀之所上表皆孟陽筆至是孟陽入見於卧內曰主上察知太尉之賢乃發德音太尉獨稱疾堅卧其義安在皇子曰非敢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太尉事兩宮以父母中外所聞主上爲萬世計而立爲子矣今固辭不拜假如得請歸藩遂得宴安無患乎皇子撫膺而起曰吾慮不及此遂與宗諤等同入內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廚而已中外聞之相賀乃見上于清居殿◐九月朔以皇子爲齊州防禦使鉅鹿郡公◐大饗明堂奉真宗配◐冬十月賜常平糴本錢◐十二月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皇子宗室等觀三聖御書寶文閣爲飛白書命學士王珪題歲月及所賜臣僚名以賜之

嘉祐八年春二月上不豫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上試

進士許將等三十九人擢將爲第一◐三月上崩於福寧殿年五十四在位四十二年廟號仁宗◐夏四月朔皇子即皇帝位御東極見百官◐上見輔臣奏事必問本末然後裁決莫不當理中外翕然呼爲明主是日曉忽得疾不知人語言失序復召已責降醫官宋道安等侍疾及先帝大斂上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成禮韓琦亟投杖褰簾持上呼內人屬令加意擁護上自不豫喪皆權官執事羣臣奏慰則垂簾不坐◐尊皇后爲皇太后◐立京兆郡君高氏爲皇后璦曾孫女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上同育於禁中既長出宮歸于濮邸至是正位◐太后垂簾聽政上方服藥權居柔儀殿東閣之西室太后居其東室輔臣既入西室候問聖體因奏軍國事后獨御東殿輔臣各以故事復奏於簾前◐五月上初御延和殿疾猶未平命輔臣禱于天地宗社嶽瀆山川◐以富弼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六月廣太廟爲八室◐停制科◐上復以疾不出惟兩府得入對上自感疾即厭服藥飲食亦嘗親調藥丞以進帝不盡飲而却

之藥汚御衣太后亟出御服鼎鉶鍾不敢當◐上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過宮者猶少間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多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爲琦頸流汗或謂琦曰亦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聞有傳帝在宮中過失者衆頗惑之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即得許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秋七月上始御殿見羣臣◐冬十月葬仁宗于永昭陵◐上疾甚云爲多垂錯往往觸忤太后不能堪左右讒間者或陰有廢立之謀昭陵既復上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付琦琦啓之則帝所爲歌詞并宮中過失事琦即對使者焚之令復奏曰太后每說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則語言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殿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之且曰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爾病

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十二月初御經筵召呂大著
侍講論語劉敞侍讀史記◐置寶文閣以藏仁宗御書

續資治通鑑卷之九

前集

宋英宗

治平元年春三月以少卿[illegible]錄審官院◐雨土◐出宮人
◐上以良醫致疾然聖躬[illegible]太后同聽政司馬光時爲諫官上
疏言章憲明肅太后保佑先帝追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
親用外戚小人莫知負謗於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
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直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
之鄙猥如馬季良議論如羅宗勳者當疏遠之◐司馬光言皇
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天地鬼神
其謂陛下爲如何此不可不留聖心也又言陛下昔在藩邸事
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
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
如宮中之事然後可◐上在諒陰已小祥猶未出御史中丞王
疇言真宗咸平元年三月小祥是歲五月親出禱雨然則祖宗

舊典在諒闇亦嘗有所臨幸但不爲燕樂之事於是輔臣諫官亦以久旱請上出禱雨上乃始出幸相國寺醴泉觀時上疾新愈人心大悅○五月上既康復韓琦又欲太后罷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票上上裁決悉當琦即議東殿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自深宮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審決以何日徹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儀鸞司徹簾簾既落猶於殿屏後微見太后衣○司馬光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子母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光極論以爲不可當直下合同司勑所屬直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曹俏除使相兩府皆遷光言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幼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業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章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使副使新州安置天下快之○張方平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省請鄆州陛辭論天下事上加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方平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除州上累欲召還而左右無助之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翼羲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留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奏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方平以簡易誠明爲對言近而指遠上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趙抃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抃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抃曰捨大名府則列郡不服矣往視之昌朝不悅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抃彼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

歲豐稔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閏月以唐介爲御史中丞◐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庭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疎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則子母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親自親者蓋以此也推本其言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言語互相間諜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于外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臣願殿下斥遠其人勿置左右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笑語與之歡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宰臣韓琦等遷官樞密使富弼遷戶部尚書富弼辭樞密辭所遷官曰陛下錄臣奉先帝微勞曷若報皇太

今日之大恩竊聞陛下初立爲皇太子召居禁中其時先帝爲左右姦人所諜不無小惑內外之人以至陛下舊邸諸親無一人敢通信問若陛下飲食以來悉皆關供皇太后密使人饋遺調護之力居多陛下豈不省之乎洎先帝晏駕皇太后立陛下於倉卒中天位遂定無何三兩日後陛下以積憂成疾大臣奏請太后權同聽政此決不是皇太后本意陛下繼復皇太后即日還政臣充位樞府凡百機務先於陛下處奏定旨揮次至簾前關白而已並無一字可否一依先得政事如此者凡近一年此足以見皇太后盡至公之心不以尊且親有所陵壓而輒生異同也仁宗洎皇太后於皇族中獨取陛下爲嗣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報臣何賞之可加奏不報◐六月皇子頊封潁王◐增置宗室學官◐諸路大水命監司分詣州軍存恤◐九月復武舉◐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盛暑盛寒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

上日御講筵

韓琦奏令之義勇力壯即唐之府兵

日御講筵從之◐夏人寇邊◐冬十月詔明堂奉仁祖配◐十一月韓琦奏云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而有物力資產即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所存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事同一體今若陝西亦點義勇比刺手背不復刺面可無驚該詔從之命徐億等往除商虢二州不集餘悉集義勇凡主戶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歲以十月番上教閱一月而罷知諫院司馬光言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既斂農民之粟帛以贍軍人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任二家之事也臣愚以爲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罷散況陝西未刺之民乎上不聽其後十年義勇運粮戍邊率以爲常一如光之言矣◐復內侍養子令◐十二月兩上◐以內臣爲陝西諸路鈐轄令體測軍情治其訴訟有賞罰則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始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承受官品至卑已不勝其害今鈐轄重寄其權與安撫使均矣欲乞朝廷罷之精擇帥臣專制閫外之權上不從

臣鈐轄呂誨乞罷上不從

◐己◐治平二年春正月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臣願斷自聖志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二月罷修慶寧宮呂公著言今京畿諸縣及京東西淮南飢饉多有餓殍力役之事皆宜權罷從之◐諫官傅欽之奏事上不從因曰臺諫有可言事甚多何不言欽之曰不知方今可言者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意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蔡襄罷出知杭州上自濮邸爲皇子一時在廷之臣多有章疏言不當立樞密使張昪亦以爲言

募京淮南兵

罷修慶寧宮

傅欽之爲諫官不受旨言事

仁宗頗惑獨宰相韓琦贊成其事及即位猶以襄爲疑數問襄何如人一日因其請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事繁襄多在假何不用他人韓琦爲救解上意不回襄既請罷琦因質於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在慶寧即已聞之琦曰事出曖昧更乞審察曾公亮歐陽脩皆言疑似難明不可以此陷害忠良上曰造謗者因何不及他人遂命呂公弼代之上曰卿繼襄爲使襄訟訴不能決頗多留事公弼知上不悅襄對曰襄未嘗懈恐言者妄爾上益以公弼爲長者襄從南京來行丁母憂明年遂以疾卒于家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襄之賢其亡可惜神宗初即位未及識之而聞其名已久爲之惻然特官其幼子旻爲祕書正字◐以王廣淵直集賢院司馬光言廣淵好奔競善進取在仁宗時私以文獻陛下爲忠謹者果如此乎漢衛瑄不從太子飲景帝待之過於他臣周張美以錢穀私假世宗世宗薄之陛下於廣淵不治其罪而又賞之何以厲臣節不報◐樞密副使王疇薨上臨其喪◐大風晝晦◐上試進士彭汝礪二百人擢

汝礪第一◐三月行明天曆◐以呂誨爲御史知雜◐趙抃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抃以寬治蜀人安之初抃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抃首就死其從之者宜特黥配以懲其後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必盡法抃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構酒至此爾刑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曾榮諲爲轉運使陛辭上面論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西戎遣使致祭而廷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戮將士趙滋爲雄州專以勇悍治邊光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光言國家當夷狄附時好與之計較小節及其傑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高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遣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多宜敕邊吏

疆埸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失刃相加者坐之◐夏四月
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
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
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鎮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
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光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祖考
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
宗又考濮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考立
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別儀禮著論議爲五篇奏之司馬
光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皇孫光武起布衣亦
不追尊距鹿都尉南頓君惟良安祖靈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
天下非之願以爲戒◐六月親祠御史以范純仁爲殿中侍御
史呂大防爲監察御史裏行◐秋七月詔減乘輿服御詔曰凡
郊廟所以奉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服御之費其務減
損◐富弼以足疾求解機務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河陽五上書辭使相且言貴察以前不報以此授人仁

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執政樞密
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者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
即位願立法自呂始不從◐出宮人◐賈昌朝薨謚曰文元昌
朝在侍從爲名臣及執政不爲善人所與咸以爲結宮人宦者
數爲言者所攻◐八月大水◐上降詔責躬求言學士降詔有
大臣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驟雨爲災專成不德命去其語
◐司馬光上疏畧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
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
沉於深淵浮莖棲於老木老弱流離捐瘠道路許潁之間積尸
成丘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獲暴雨大至都城之內
道路棄殍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
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司馬光言陛下將有事
於南郊羣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屬者暴雨爲災深宜蓋損以
荅天譴乞拒而不受呂誨亦以爲言上嘉納之羣臣凡五上表
不允◐置陝西壯城兵◐九月歐陽脩等纂定太常因革禮城

◐上策制科二人以沈百祿爲秘書丞李清臣爲著作佐郎武舉六人◐冬十月雨木冰◐呂誨言臺諫闕員言路壅塞以郎必知諫院◐十一月壬午郊

丙午 治平三年春正月范鎮罷時韓琦求去鎮在翰林拙荅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鎮不當留聖人比宰相欲罷內職鎮遂請外或曰鎮以議濮王追崇事忤歐陽脩意脩爲上言鎮以周公待琦以攜子待陛下也鎮以是出知陳州鎮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鎮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熱而貸悉還陳人至今恩之◐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爲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禮豈易克當且欲以璧爲國即園立廟皇太后已賜愈允仍改封宗樸待講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故事皇孫即皇帝所生父宣帝爲昭帝後是以兄孫遥嗣祖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既立謚只稱皇園今陛下以旁支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絕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宇既稱請難立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又上嘗以稱親之議質於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王獵獵以爲不可上曰王相待素厚亦當爾獵曰臣被王恩厚故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爲報也◐御史呂誨知蘄州沈純仁通判安州呂大防知休寧縣先是誨累疏乞依王珪等議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禮皆不報乞免臺職又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略曰琦請議濮王典禮陛下兩制用漢宣光二帝故事欲稱皇考本非陛下之意皆琦導諛之過也求昭陵土未乾玉几遺音猶在乃心已違謂天可欺言者辨論半年不決琦猶遂非不爲改正得謂之忠乎又與純仁大防等合奏論參知政事歐陽脩首開邪議妄引經據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陷陛下於過舉之議韓琦飾非傳會曾公亮趙槩備位政府苟且依違伏請下脩于理及正錡等之罪中書亦以劄子自辨略云皇伯之稱

考於經史皆無據按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齊
衰期謂之降服者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夫爲人後
者既以所後爲父矣聖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爲之意也
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
諱其所生矣誨等論列不已繳納誥勑居家待罪上封還誥勑
趣令供職不赴及太后降手書純仁奏云皇太后自撤簾之後
未嘗聞預外政豈嘗復降詔令有所建置且三代未嘗有母后
詔令施於朝廷者秦漢以來方預少主之政自此權臣欲爲非
常之事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往往出於迫脅而天下卒
不知事由權臣今陛下以長君臨御于茲四年何必用母后之
命施於長君之朝也琦見純仁奏謂同列曰琦與希文恩如兄
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乎是日詔諭晦等赴臺供職
誨等又奏乞罪首啓邪議之臣未敢承命上又令中書降劄子
趣使供職晦等繳還劄子并前後所奏九狀中中書堅辭臺職
中書進呈上問當如何琦對曰臺官[illegible]留御史若以臣等

無罪則取聖旨上殿謝父之乃令出御史○三月以蘇軾直史
館上在藩邸聞軾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曰軾遠大器也
在朝廷培養使天下畏慕降伏今驟用之人情未必皆以爲然
上曰與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記註與制誥爲鄰不若召試館職
上曰未知能否故試若軾有不能耶琦不可乃試而命之他日
歐陽脩以告軾軾曰韓公所以待軾乃君子愛人以德也○三
月彗見西方庚申晨見于室本大如月長七尺許辛巳昏見于
昴如太白長丈有五尺壬午孛于畢如月至五日沒○諫官傅
堯俞知和州御史趙鼎瞻通判淄州汾州堯俞鼎瞻使契丹
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家居待罪上數諭留堯俞等終求去
故出○夏四月以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呂公著罷
公著嘗言濮安懿王不當因親及請追還呂誨等不從即稱疾
請外上曰學士朕所重豈得輕去家居日日上遣內侍郎家諭
勉且戒之曰公著勁直宜徐開曉語勿太迫又令公著兄公弼
勉之公著起就職方數月復上章請外出知蔡州○九月戊子

等 老家 時累

試 直史 館

見 堂

傳堯 俞龍 諫官

郭逵 簽書 樞密

呂公 著見

朔日有食之◐禁銷金皇城司嘗捕銷金衣送開封府推官嘗
下上殿請其獄有以內庭爲言者上疑之下曰眞宗禁銷金自
掖庭始上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謂此
爾詔如下請◐詔自今待制以上六年磨勘至諫議大夫止京
朝官四年磨勘前行郎中止◐夏人寇邊◐冬十月詔三歲一
貢舉◐以資書郭逵宣撫陝西◐十一月上不豫◐十二月立
皇子頴王頊爲皇太子先是上久服藥韓琦等問起居退頴王
憂形於色顧琦曰柰何琦曰願大王勿離左右曰此乃人子之
職琦曰非爲此也王感悟未幾上疾增劇琦復奏曰陛下久不
視朝內外憂惶宜早立太子上頷之琦請上親筆旨揮上乃書
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頴王也煩聖躬更書之上又批
曰頴王頊即召學士草制學士張方平至堦前稟命上憮凡不
言賜方平坐出書一幅八字來自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
必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右上力疾書以付方平既草制尋
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大赦◐是歲契丹國號大遼

神宗即位

[1]治平四年春正月漢大風霾◐詔民間私造寺觀賜名壽
聖◐上崩于福寧殿年三十八在位五年謚曰憲文肅武宣孝
廟號英宗上居潛邸以[illegible]閤門讀書終日未嘗宴遊慢戲服
御儉素如儒者遇人謙恭惟恐傷之教授雖朝夕見必以朝服
曰教授吾師也何敢亦爲禮受詔爲皇太子辭至十餘奏及就
召戒舍人曰善守吾舍有適歸吾歸矣初執政奏事必問朝廷
故事如何於古當何如命近臣必以官而不名大臣從容以爲
言上曰朕雖宮中命小臣亦未嘗名郊祀習儀尚書例賜酒食
有郎官醉飽嘔吐爲御史所劾上特令放罪曰失儀薄罰也使
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皇太后即皇帝位是爲神宗尊
皇太后爲皇太后名宮曰慶壽皇后爲皇太后宮曰慈◐二月上始親
政◐立夫人向氏爲皇后故相敏中之孫女也上嘉思家辭之奇尤
思求自中丞出知黃州蔣之奇自御史出監道州酒稅朝論以
濮王追崇事疾歐陽脩欲擊之會脩妻之從弟薛良孺被劾脩
言不可以臣故原貸良孺怨脩因誣脩以帷薄事事連脩長子

婦吳氏劉瑾脩之他家於是騰謗思永聞之以語之奇之奇劾脩上疑不然之奇引思永爲諫脩上章乞詔公正之臣爲臣辨理上取之奇思永所奏并脩章付中書具傳達人姓名以聞之奇言得自思永思永辭以出以出於風聞上曰豈有致人大惡而可以風聞爲說故思永之奇並黜手詔諭脩事理既明勿恤前言◐上裏進士三百五十人許安世爲第一◐歐陽脩出知亳州彭思永等既罷御史蘇采吳申言脩未已脩三上表乞罷職故有是命初英宗以疾未親政太皇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正國論前此執政多雍可不明是非脩必一一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於是怨脩者多英宗嘗稱脩性直不避怨脩亦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既出守連六表乞致仕不從◐以吳奎參知政事上初欲用奎宰相言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上曰奎輔立先帝遂越次用之奎入謝因言仁宗本意止在先帝更無他擇此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崇濮王事誠牽私意上曰此爲歐陽脩所誤奎對曰韓琦於此事亦失眾心他日奎進言陛下在推誠以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至誠格物莫不以至誠應於上自然感召和氣又曰帝王之職惟在判別忠邪自餘庶務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君子常居要近則自治矣◐閏月更試館職法舊試詩賦初令試論策從吳申之請也◐求直言◐以王安石知江陵府初安石既除喪詔赴闕引疾乞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一朝不起或云不恭今召之又不至果病耶曾公亮曰安石負輔相材必不虧閏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備見其迂闊護前萬一用之必亂紀綱上未省奎重言之遂有是命或曰公亮薦安石乃所以傾韓琦也◐同知諫院滕甫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夫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敕大臣凡有戰守令依慶曆故事參議◐以呂公著司馬光爲翰林故事光以不能四六爲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強之乃受光乃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

王安石知江陵
參議宮件
書院
呂公著司馬光同爲翰林學士

之要三曰用人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嘗以此六事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又以獻陛下誠以臣平生爲學所得至精至要者盡在是矣◐夏四月王陶罷先是召渭州郭逵還領樞密陶奏用逵非先帝意外則韓琦薦引內則高居簡納賂上曰事于先朝義實難處陶言既不行即以不赴文德殿押常參班劾琦等畧曰忽千言瞻視之庭蔑加房闥艱再拜表儀之禮重若丘山琦與曾公亮待罪上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爲御史中丞與陶兩易其職光入對曰王陶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陶職則中丞不可復爲請俟丞相押班受命上許之參政吳奎趙槩堅請絀陶於外上不許奎又奏適來寒暄不節暴風累作時雨愆亢頻臕滋生過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今陶挾恃舊恩排抑端良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責以久來相承非是始於二臣今若除翰林學士乃是美遷且使天下待陛下爲何如主王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大臣展布臣職違制旨合正典刑於是卧家乞罷上封奎奏示陶復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兵中奏乞留陶供職

王陶論郭逵不行劾韓琦不押班

上命司馬光與陶易職

吳奎請絀陶

劾奎有無君之心上手札詔知制誥邵亢進入陶學士誥亢遂言御史職在糾彈陰陽不和咎在執政奎所言顛倒至是上批付中書王陶吳申過毀大臣陶知陳州申罰銅四十斤奎位執政而劾中丞除知青州司馬光奏奎名重於陶望留奎在政府奎既復位邵亢更以爲言上曰此無他欲起堅卧者爾◐以司馬光爲御史中丞先是光乞留吳奎上不懌告在閤門上復收入三日始付中書◐六月以趙抃知諫院抃獻疏言任道德中輔弼別邪正去侈心信號令平賞罰謹幾密備不虞勿數赦宥諫諍十事又言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謫不復又論五貴謂宮掖宗室官濫兵冗土木之費多見納用◐韓絳言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也遂自經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老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產於官戶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增於本等戶中丞司馬光亦言自罷里正置鄉戶衙前而民戶愈困重至於破家願詢謀以及天下使民休

陶劾中丞罷光乞奎

韓琦記

[illegible]其差役利害

息遂詔逐路條具差役利害◐秋七月詔明堂奉英宗配◐宇文之邵致仕先是之邵爲曲水縣令歲饑轉運司以輕薄絹高價使縣配賣之邵不可拂轉運使意罷官而歸繼又上書言事不報乃致其仕屏居十五年而卒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故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八月京師地震上謂輔臣曰地震何祥也曾公亮曰天裂陽不足地震陰有餘上曰誰爲陰公亮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小人者君子之陰皆宜戒之吳奎曰但爲小人黨盛矣上不懌◐葬英宗于永厚陵◐九月祔英宗祧僖祖◐録周後◐以王安石爲翰林學士上謂吳奎曰安石文行誠高出於人上曰當事如何奎曰恐乏關上不之信也◐韓琦屢懇求罷相上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泣乃以琦守司徒兼侍中出判相州◐以張方平參知政事司馬光言方平文章之外更練達長於邊事所共知故仁宗不用上曰有何實事光曰[illegible]上作色曰每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尋事也知人帝堯難之況陛下乎陛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姦邪言諫不言陛下何從知之◐司馬光仍翰林學士兼侍讀光言臣昨論方平未蒙施行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此事若其非是則臣當遠貶豈宜復遷美職未敢祗受新命上手詔令光換卿禁林復兼勸講蓋欲朝夕討論以規遺闕若以言事罪卿豈復更遷美職可便受誥◐濟泉潮等州地震◐冬十月開經筵◐御製通鑑序◐种諤復綏州嵬名山降初夏諒祚迫遷橫山種落於興州有嵬名山者因衆不樂以所統橫山部族內附諤時知青澗城不俟報即問道通蠟書且言乘釁可復河南地鄜延經畧使陸詵難之獨轉運使薛向主諤司馬光上疏極諫以爲橫山之衆若能勝諒祚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若其不勝必引衆突塞不知何以待之文彥博亦謂諒祚稱臣奉貢今或襲取其他無名上不聽遣諤及向迎之◐取綏州凡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始於此◐訪祚將以兵報復西邊皆警上乃以韓琦判永興兼陝府五路經畧

安撫使琦奏曰薛向招誘橫山已而种諤擅取綏州環慶李肅之領衆七千破蕩族帳涇原蔡挺又欲令環慶直趨興靈肆意妄作取怨夷狄臣引道非難但須稟朝廷成算琦尋至長安有詔相度綏州可棄可守以聞琦奏綏州不可棄且言西賊誘害沿邊知軍巡檢不接詔匣賀登極正旦人使更不過界是不復故籍和好況綏州見已修就城池若令降人嵬名山等據之自然併力扞禦諒祚萬一失之亦不係國家邊鄙利害諒祚戰數敗國中飢困將求和而諒祚死子秉常立乃詔存綏州如琦議

史臣曰祖宗務廣德不務廣地初開并門匪疫匪棘北棄幽都西拓朔方四夷左衽罔不咸賴由建隆初迄治平末總一百四年凡地理沿革無大增損熙寧始務開拓未及改元种諤先取綏州韓絳繼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溫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逵取靈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等四寨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乞遼人而王安石之議蓋曰將欲取之寧姑與之逮元祐更張舉葭蘆等四寨給賜夏人而分畫久弗能定紹聖遂罷分畫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迄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軍二關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邈川寧塞龍支等城武節赫然見矣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地稍紓民力崇寧亟變前議專以紹述爲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湟鄯廓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鍾傳邢恕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與鑿空馳騖乎元符封域之表迄于重和既立靖夏制戎制蓋二三城雖夏人寖衰而吾民力亦弊西事粗定北事踵起蓋自崇寧以來捍禦邊鄙廣西荆湖南北迭相視效斥大土宇凡有寧歲凡所建州軍關城寨堡紛然殆不可勝紀最後建燕山雲中兩路甫及三歲而禍變遽作中原版蕩故疆論喪矣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

前集